

第三个警察

THE THIRD
POLICEMAN

FLANN
O'BRIEN

〔爱尔兰〕弗兰·奥布莱恩 著

刘志刚 译

50
周年
纪念版

第三个警察

50
周年
纪念版

THE THIRD
POLICEMAN

FLANN
O'BRIEN

〔爱尔兰〕 弗兰·奥布莱恩 著

刘志刚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第三个警察 / (爱尔兰) 弗兰·奥布莱恩
(Flann O'Brien) 著; 刘志刚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
出版社, 2017.12

(大鱼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Third Policeman

ISBN 978-7-5404-8091-2

I. ①第… II. ①弗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
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3246号

 大鱼文库

第三个警察

DI-SAN GE JINGCHA

著 者: [爱尔兰] 弗兰·奥布莱恩

译 者: 刘志刚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38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091-2

定 价: 39.8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: 0731-85983029)

「经典」



大鱼文库

发现的惊喜 · 阅读的欢愉

The Third Policeman
by Flann O'Brien

本书根据 Everyman's Library 出版社 2008 年版
The Complete Novels of Flann O'Brien 翻译

第三个大师：奥布莱恩其人其事

（代译序）

2005 年秋天，像昙花一般，《第三个警察》（*The Third Policeman*）赫然出现在热门美剧《迷失》（*Lost*）当中。虽只是惊鸿一瞥，但书着实在坊间火了一把。据统计，节目播出后，仅在美国一地，三周内就售出了 15 000 多册，这相当于此前六年的总销量。与此同时，在学术圈内，沉寂多年的作者也迅速“回温”。2011 年，为纪念奥布莱恩百岁诞辰，在新加坡、奥地利先后召开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。同年，弗兰·奥布莱恩国际学会正式成立。在作家的祖国，爱尔兰邮政专门发行了纪念邮票，母校都柏林大学学院也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。近年来，研究奥布莱恩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相关专著也已出版二十余部。

可叹的是，与身后的荣耀相比，奥布莱恩的一生却不怎么顺遂，甚至一度相当潦倒。其作品《双鸟泳河》（*At*

Swim-Two-Birds) 始终销量低迷,《第三个警察》更是屡屡被退稿,直到作者过世后才得以出版。虽然被誉为爱尔兰现代文学三杰之一,奥布莱恩却远不如乔伊斯、贝克特那么受到评论界的重视,而且名气也不够响亮。

弗兰·奥布莱恩,本名布莱恩·奥诺兰(Brian O’Nolan),1911年10月5日出生于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省蒂龙郡斯特拉班市。父亲迈克尔·奥诺兰是一名税务官,也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。业余时间,他在当地的盖尔语联盟教盖尔语,并严禁自己的子女(共十二名,弗兰排行第三)在家说英语。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,童年的弗兰曾多次随全家迁徙,直到1922年在都柏林定居。迫于无奈,父亲只能让小弗兰转学到说英语的基督兄弟学校。就读中学时,奥布莱恩的写作潜能开始得到挖掘。在老师的鼓励下,他在校刊上发表了一首小诗,即他的处女作。1929年,奥布莱恩考入爱尔兰最高学府都柏林大学学院,主修语言文学。大三那年,他加入校文史学会,并开始积极向会刊投稿。与此同时,其演讲口才有了长足的进步,这使他一度成为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。本科毕业后,奥布莱恩选择在母校继续深造。这期间,他和胞弟创办了幽默杂志《废话》,并去德国科隆访学半年。1935年,奥布莱恩编译完成了一部《爱尔兰

自然诗选》，还以此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。

出了校园，紧接着便是求职。父亲认为，公务员工作体面、收入稳定，极力要求儿子报考。而奥布莱恩也果然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得一个名额。1935年7月，他进入都柏林地方事务部，和父亲一样，也从事税务工作。自此，他漫长的公务员生涯便拉开了帷幕。据说，入职后不久，奥布莱恩就购置了一辆轿车，看来他的薪水确实颇为丰厚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1937年7月29日，就在他试用期结束、关系“转正”的当天，父亲突然中风去世。于是，一夜之间，家庭的经济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：除了一个上班的弟弟，其他十个兄弟姐妹都没工作；另外，母亲也要靠他赡养。

不过，奥布莱恩并未因此放弃创作。他利用业余时间，埋首于首部小说《双鸟泳河》的写作。1938年，他将完稿自荐给朗文出版社。出版社立即邀请特约审稿人、著名作家格雷厄姆·格林过目。格林读后大为称赞，认为它并不比《项狄传》和《尤利西斯》逊色，还说“这书读得我激动不已，那种妙趣和快意，比在舞台上砸瓷器还过瘾”。1939年3月，《双鸟泳河》正式出版。当时人在巴黎的乔伊斯读过赠书后，盛赞奥布莱恩是了不起的作家，说他具有“真正的喜剧精神”，并试图将他介绍给欧洲的评论界。

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此时的欧陆早已战云密布。据统计，“二战”爆发前，《双鸟泳河》只卖出了244本。到了1940年，德军空袭伦敦期间，更是将朗文出版社的书库全部炸毁。就这样，《双鸟泳河》从此湮没无闻，直到1951年在美国再版。

然而，奥布莱恩并未气馁。仅仅用了几个月，他又创作出《第三个警察》，一部融合了探险、科幻与黑色幽默的“后现代”小说。1940年1月，他再次投稿给朗文出版社，但这次却遭到了断然的回绝。编辑抱怨说，“他本该写得平实一点，别再那么天马行空，可他倒好，反而还变本加厉了”。奥布莱恩吃了闭门羹以后，又辗转联系了几家英美的出版社，可一个个都石沉大海，再也没有下文。这次冷遇对奥布莱恩打击很大：他非常恼火，同时也尝到了挫败的滋味，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。几番折腾之后，他一怒之下，索性将手稿束之高阁，并谎称稿子已经遗失。可是，岂料这一搁就是二十七年。奥布莱恩注定无缘见证《第三个警察》的问世（1967年），更无缘享受由此带来的荣誉，包括安东尼·伯吉斯、厄普代克、巴塞尔姆等人对他的推崇。

所幸，就在小说创作遇阻的同时，奥布莱恩却在无意中为自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。从1938年10月开始，他不

断投书《爱尔兰时报》，评论各种时政问题。他嬉笑怒骂又鞭辟入里的风格，很快赢得了读者的追捧。于是，两年后，报社索性邀请他开辟了自己的专栏——“满壶”（Cruiskeen Lawn）。奥布莱恩虽然口无遮拦，但身为国家公职人员，必须保持政治中立，所以他还是用了笔名“迈尔斯·纳·戈帕林”（Myles na gCopaleen）——实际上，奥布莱恩在出版物上几乎全用笔名，尽管其真实身份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。奥布莱恩在新闻评论里激扬文字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同时也收获了许多赞誉。1943年，报社甚至将他的专栏文章集结成册，出版了一部《迈尔斯：爱尔兰的加冕国王》。不过，可能连奥布莱恩都没想到，这专栏他一写就是二十多年，几无间断。当然，这份兼差也多少能补贴些家用，帮他缓解部分的经济压力。

专栏每周更新数次，占用了奥布莱恩的多半余暇。不过，他还是忙里偷闲，用盖尔语创作了一部小说《装可怜》（*An Béal Bocht*，1941年）。奥布莱恩本想借“迈尔斯”的人气，以母语书写另辟蹊径，顺便试试运气。然而，读者却对《装可怜》反应平平。也因此，奥布莱恩毅然决定改弦更张，不再努力于小说创作，直到二十年后《苦日子》（*The Hard Life*）的出版。

1947年1月，奥布莱恩在车祸中腿部受伤。次年12月，

他和同事打字员伊芙琳·麦克唐奈结婚。1951年4月，奥布莱恩受邀担任荣誉编委，为某文学杂志编辑“乔伊斯逝世十周年纪念专刊”。当然，其精力主要还是在专栏写作上。奥布莱恩在自己的园地里臧否人物、针砭时弊，风格越来越大胆，所以不免给报社招来很多麻烦。1952年2月，《爱尔兰时报》终于忍无可忍，以涉嫌诽谤为由，令其暂停专栏。同年12月，经过“反省”以后，奥布莱恩重开专栏。然而，他那口无遮拦的作风并未就此改变。1953年2月，都柏林地方事务部劝说奥布莱恩主动辞职，理由是缺勤、酗酒、违背公务员的中立原则。于是，他无奈只得以“健康原因”离开了供职过十八年的“衙门”。离职后，奥布莱恩每月领取微薄的退休金、伤残补贴，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。据其胞弟回忆，因为用不起暖气，奥布莱恩冬天在家只能披一件大衣；妻子得了肺结核，他也没钱送其就医。所以，最后奥布莱恩只得靠到处投稿、写电视剧本维生。1956年母亲过世后，奥布莱恩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。尿毒症、胸膜炎、咽喉癌，恶疾接踵而来。贫病交加的他陷入了彻底无助的境地。不过，好在每朵乌云都镶有一条金边。1964年，小说《多基档案》（*The Dalkey Archive*）的面世、《装可怜》的再版，总算为他黯淡的余生平添了一抹亮色。1966年4月1日清晨，愚人节当天，奥布莱恩

在家中突发心脏病，就这样，过早地画上了人生的休止符。

1967年，《第三个警察》终于得见天日，甫一问世，立即好评如潮。然而，可惜的是，斯人已去，奥布莱恩终究没能见证这一光荣的时刻。

弗兰·奥布莱恩，爱尔兰后现代文学的先驱，其作品《双鸟泳河》《第三个警察》等都是公认的世界文学经典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位大师的作品始终无缘与国人见面，很多读者甚至没听说过他的名字。今天，奥布莱恩终于有了第一个中译本，但愿这缺席的“第三个大师”将由此登上光辉的舞台。另外，在此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吴健先生，感谢他在翻译中给予的帮助和启发。而他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，更是让我敬佩之至。至于本书的翻译，由于本人才疏学浅，恐怕多有谬误，所以还请方家不吝赐教。

刘志刚

2017年7月13日于杭州

人生在世本为幻觉，昼夜之分亦是如此（所谓夜，不过是黑气凝成的秽物）。死亡是终极的幻觉，明智的人不应畏惧。

——德塞尔比

可是既然人事是这样无常，
让我们也考虑到万一的不幸。*

——莎士比亚

* 出自《裘力斯·凯撒》第5幕第1场，朱生豪译。——标*者为译注，全书同。

第一章

我是怎么抡起铁锹，狠劈菲利普·马瑟斯的下巴，要了他的老命，这事并不是谁都知道。算了，还是先说说我跟约翰·迪夫尼的交情吧，因为是他先动的手，用很特别的自行车打气筒猛砸马瑟斯的脖子，一下子把老家伙打翻在地。打气筒是约翰自制的，原本是一截空心铁管。迪夫尼身强力壮，很有礼貌，可就是懒惰、散漫。要说杀人这事，就是他起的头。让带铁锹的是他，指挥杀人的是他，负责解释的也是他。

我出生在很久以前。父亲务农，母亲开了个酒馆。我们一家人就住在店里。不过，这房子非常老旧，白天多半关着门。因为白天父亲得下田，母亲又一直围着锅台转，所以酒客总在你快睡觉的时候才来，临到圣诞或别的节日，更是要到半夜才出现。我从没见母亲离开过厨房半步，也从没在白天见过一个顾客，就是晚上，也只有稀稀拉拉两

三个人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有时我已经上床，说不定夜深以后，店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，只记得他身体很强壮，平时话很少，只有到了星期六，才会跟客人聊聊巴涅尔^{*}，还说爱尔兰是个奇怪的国家。母亲的样子我倒记得挺清楚：红通通的脸，一副苦相，因为她总在弯腰烧火。母亲煮了一辈子的茶，一边煮茶，一边哼哼老歌，以此消磨时间。我跟母亲很亲，跟父亲却像陌生人似的，聊不上几句。记得那时我晚上在厨房学习，隔着薄薄的门板，常听他坐在油灯下，对着牧羊犬米克唠叨，一说就好几个钟头。所以，我听到的总是嗡嗡的说话声，而不是清楚的一字一句。父亲了解各种狗的习性，把狗当人看待。母亲养过猫，可那猫成天野在外面，影子都见不着，而母亲却根本不在乎。就这样，一家人虽然有些疏离，倒也各得其乐。

然后，有一年圣诞，快年底的时候，父母亲先后去世了。父亲走了以后，米克无精打采，整天闷闷不乐，牧羊的活也没心思干了。来年，它也走了。我那会儿还小，不懂事，不明白这些人怎么都离开了我，招呼都不打。母亲是最先走的。记得有个大胖子，红脸膛，黑西装，他跟父亲说，

* 查尔斯·斯图尔特·巴涅尔（Charles Stewart Parnell, 1846—1891），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，主张摆脱英国统治，实行完全自治。

他知道母亲去了哪儿，“泪之谷”^{*}里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。可是，他也没说究竟去了哪儿。我心想这事也不好明说，况且，也许她星期三就回来了，所以也就没再往下问。后来，父亲也走了，我想他一定是驾车去接母亲了，可左等右等也没把他们盼回来。我很伤心，很失望。穿黑西装那人又来了。他在我家住了两晚，一直翻着书，在卧室里不停地洗手。另外还有两个男的，一高一矮，矮的白净脸，高的黑脸膛，裹着绑腿。两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硬币，每次我问这问那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一便士。我至今还记得那裹绑腿的高个子对矮个子说：

“这可怜倒霉的小杂种。”

我那时还听不懂这句话，以为他们在说另一个穿黑衣服的家伙，那人始终没离开过卧室的洗脸台。直到后来，我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几天后，我也被马车带走了，被送进一所外地的学校。这是个寄宿学校，有新生，有老生，可我谁也不认识。很快，我就知道这是所好学校，学费很贵，但我一分钱都没付，因为我身无分文。这件事，还有很多别的事，我都是后来才明白的。

* 泪之谷 (vale of tears)，基督教用语，喻指苦难的人世。